

卷二

書名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十六回 清三讓堂刊本
 撰者 清 崔象川 撰， 清 何晴川 評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4
 編號 D866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八才子書白圭志十六回 清三讓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詞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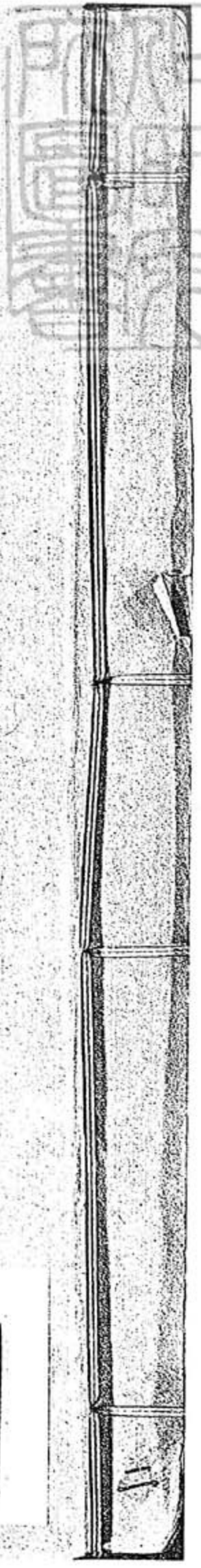
卷之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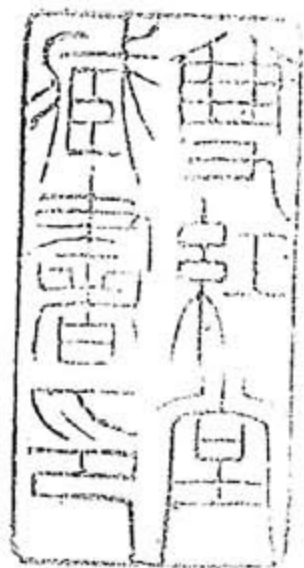
博陵崔象川輯

暑往寒來春又至四時運轉不窮兩
 輪日月照乾坤生出多少事須臾便
 成空落童年斯壯壯斯老幾回柳綠
 梳紅光陰似箭不長存早醒青雲志
 林戀春宵夢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説
84(2)





科 2021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傳陵崔象以輯

卷之第二

第五回

美玉張村冒庭璿
菊英洞房識奸人

美玉由來奸惡未形雖遣杖押人尚
憐之今則悶人之書冒人之名亂人
之節其奸謗更甚於張宏矣

科場將近自取鎖押之禍娶事將成
又遭杖挾之殃雖奸人善計亦奚以
爲徒自取辱耳

本爲一庭瑞却弄出一美玉本爲張
村成親却弄出院上成親本爲身披
紅彩却弄出頸掛素珠本爲洞房交
歡却弄出法堂叫苦令讀者時怒時
驚時畏時喜其文法變換之妙大有

可觀但長沙縣之挾棍勝於紅羅帳
之交合多矣

庭瑞有才美玉亦有才庭瑞有貌美
玉亦有貌而菊英獨愛庭瑞而不愛
美玉者何也蓋菊英守身以節非苟
取於色者也美玉自負才貌故敢冒
名而來欲以才色動人不料此地全
然用之不着

若使菊英早與美玉張枯一會可無
台榭之失若使巡撫不取菊英回衙
可無院堂之榮若使菊英徒愛才色
可無洞房之變有此一番榮華有此
一番雅趣又有此一番苦楚一篇妙
文真令讀者不憫

話說王夫人接閱女堤書信亦作書令王
中送與女堤以安其心自此王中常七走

動到也爰樂一日昆山自外來手執題名
錄一本對其妻郭氏曰可喜侄堤庭瑞已
中了第二名舉人郭氏亦喜惟菊英一傍
流淚郭氏大疑乃密問之菊英乃以言和
之由相告郭氏喜曰今日爲吾見他日是
吾侄婦也遂與夫言昆山聞言喜不自勝
菊英却長嗟短嘆昆山因慰之曰此等佳
事何反不樂菊英曰他名登虎榜何等榮

耀妾孤身寄跡何等淒涼既然得意功名
必將往京會試妾之事豈不拋開一邊昔
在吳江時曾約定着人迎他不料反復如
此他心中若不忘妾定然與妾一樣懷想
豈非妾負了他他若因無人往接必謂此
事不安一旦別娶到怪不得他負了妾似
此安得不嘆昆山曰小姐可無一信付與
舍在如何菊曰無人可使昆曰那墨店中

有一墨客歸家他與舍在同邑少不得我
亦有信去只在明日起身可修書付他帶
去便了菊英轉入房中無了書信交與昆
山昆山即送交墨客墨客帶了書信望吉
安而來不一日到了小梅村適遇一秀士
年約十五六歲在村前低頭散步遂揖問
曰此間有一張庭瑞老爺否秀士曰即是
家兄足下何事問他墨客曰愚自湖南歸

他令叔有信一封是與令兄的秀士曰家
兄少出有信付我轉交便了盡名許多福
中取出一信交與秀士一揖而去原來這
秀士即美玉也自從省中受辱後十分若
惱納悶不過所以出來閒散適遇墨客送
信乃冒認收了轉入書房衫自折開將昆
山家書拋在一邊細看菊英之信畧曰

妾與君吳江訂盟誓諧鴛鳳今君名

登虎榜志在鰲頭吳江之約想亦付
之流水矣妾雖遠隔千里而此心已
留於君腹妾父近知茲事怒而不容
幾逼妾至於死地今則隱身張村理
名昆宅願君早降以決盟誓倘不如
意祈賜絕音妾當自盡以明素志書
不盡言諱俟來命

美玉看畢喜曰原來是吳江女子也可惜

那晚不曾遇我，但我才貌不在庭瑞之下，何獨不能得一美郎乎？今觀此意見，得此女已今逃出在外，不如借此機會，假冒庭瑞名字，前往湖南，一走若得此女爲婚，不啻平生之願也。且庭瑞與我年貌相同，庭瑞伯叔父又不相識，此女在吳江月光之下，那侄看得清白，縱然他認出我面貌，我才亦足以動之。心中躊躇既定，乃與父親

說知密帶童僕來安同往湖南。在路半月，到了湖南，尋一公館歇下，寫了庭瑞名帖，來安見同出南門，問到張村，詢知昆宅來安送上名帖，見一兒童答曰：老翁在書房去了。這俚無人收帖，來安又尋到書房，見一人端坐觀書，來安料是昆山，遂跪下呈上帖子。昆山看了，是侄兒名帖，大喜，遂命請入。美玉連忙趨進，納頭便拜。昆山扶

起命坐於側。昆山曰：賢侄不遠千里而來，足見月下之情矣。美玉曰：思慕叔父甚切，非關月下事也。若吳江訂盟，實出意外。今小姐爲我幾至死地，幸蒼天不絕人願，蒙叔父廣恩收育，真乃再王之德也。昆山曰：濟困扶危，義所當然，來輩宜效之。今小姐可居於此，內外不使城圍，有公館，是尔祖父所創，尔可暫寓。此時候，我通個信息與

不文母，然後擇日成親。那時再來拜見。小姐美玉點頭應諾。昆山遂命家奴送美玉至公館中歇下。昆山見侄兒才貌十分喜愛，乃嘆曰：向聞其詩，乃天下之奇才。今見其人，果蓋世之妙品，真吾兄之幸也。小姐愛之，可謂得其人矣。正自語間，忽一人至，視之，乃巡撫家僕于中也。昆曰：尔來正好。小姐情人已今到了，尔可稟知夫人，以便

擇日完婚王中曰夫人着我來請金安併
問小姐消息既有這個好音我當那告夫
人轉新至意小姐便了言訖乃返見了夫
人將此消息稟上夫人大喜乃暗贈金珠
緞疋令人送與小姐便託昆山代爲擇日
完婚却又假作總啼女兒之狀日凡幾次
巡撫到也傷心奈追悔不及正在書房納
悶忽聞鼓声乱响巡撫大驚即時出堂只



見長沙知府荒荒乱乱稟曰今有雲臺山
賊匪千餘人在南門外強劫民間俾職聞
報登城視之但見百姓紛紛乱竄求大人
作主提兵擒賊以除民害巡撫聞報親自
會同總兵帶了兵馬出南門擒賊總及數
里只見百姓老幼不分男女混雜紛紛奔
走巡撫遠遠望見一女子行走不動暫近
再視之乃是女兒菊英也遂命左右捕之

先以車載回衙原來菊英小姐因賊匪逼
近是以雜在衆人中奔逃當下爲父親看
見捕歸內衙重與母親相見悲喜交集但
又恐父親見怒正與母親商量忽鑼声响
曉巡撫捕盜百餘而歸即時立決餘賊多
死於戰場公事既畢乃入內衙夫人笑迎
巡撫曰尔女兒還魂尔知道否夫人乃正
色曰尔年已大十只有此女尔真欲其死

耶者非王中相救馬有今日重逢巡撫曰
利國一時之悞亦未嘗不悔今有女兒還
尔免得尔終日啼吳夫人笑曰今女兒已
歸可擇一才郎以完尔我心願巡撫曰他
吳江自有情人何必別擇才郎夫人又曰
倘吳汪書生到此肯相容否巡撫曰他若
到禹完其孽錄而已何所不容夫人乃曰
實不相瞞今女婿已到見在分館中去年

鄉試他中了第三名舉人似此英才真不愧爲我家女婿矣既肯相容便當請入衙內與女兒畢婚籍是巡撫白聽憑夫人便了於是高量旣妥乃取二月花朝日與女兒成親夫人遂使王中往見女婿約定日期且賒贈與金宝美玉大喜乃重賞王中中回到內衙在夫人處極力稱贊女婿之親夫人大喜菊珽亦贈瑄珠活副了兩日

美玉身披紅衫頭插金花巡撫用自己驕馬職事着中軍官至公館中迎接女婿入衙時文武官買但來作賀送禮者紛紛不絕美玉披立內堂聽得三咚鼓罷八音齊鳴婢女數人簇拂小如出堂行交拜禮異送入洞房將飲合巹小姐偷眼看時如不像庭瑞梅香在側附耳曰佚非月下庸人小如着急再看時果然不是庭瑞乃大孳

白雲志 亭
失色以目視梅香梅香會意即來稟夫人
曰今日貴人不是月下情即此必姪徒曰
其名者夫人聞言急來見巡撫曰此非直
女婿乃冒名好徒可扶掬問休悞了女兒
終身巡撫笑曰這是甚么所在縱有飛天
之羽亦不敢冒名到此總是月下看得不
真梅香撞曰曰全然不像巡撫罵曰你這
賤人也是一株肉眼縱然不是有比才視

不愧爲我女婿夫人聞言亦喜却說小姐
在房中心故意亂又無處可發一言欲待
固他又恐失休梅香此時又不在身邊急
得汗流如雨美玉在房中見了小姐花容
拜十分得意忽有童僕來請曰各衙門大
人俱已到齊是在廳上鏗上請貴人就席
美玉遂出廳上飲酒休梅春走進房來將
巡撫夫人之話對小姐說了一遍號得菊

英臉紅唇黑眼開口開梅香大驚价母親
亦至房中見女兒形狀藥忙問之蕙曰鬼
家母親養育成人不料命多曲折前在吳
江與張郎計約誓不改志謀想有此一番
牢連到今日又遇奸人假冒而來欲待說
破又恐壞我爹七名色欲待不說吳江之
盟何在爲今之計有死而已夫人曰死不
必如此我自計有計乃密喚王中附耳曰不

可知其如此王中受計而去未幾人官
跪崇美主曰長沙知縣查崇路特來拜會
請貴人出堂美主曰多官在比飲酒不服
相見叫他明日來罷王中乃出須夫又來
票曰長沙知府自京都轉聞貴人喜事特
來賀喜務乞一會今在失門寺候美主曰
可惡這兩個官早又不來遂起身謂多客
曰少刻就來奉陪乃獨自一人往外而去

王中相隨到了大門問曰長沙府何在言
未畢忽背後一人用鎖連一拋正鎖在美
玉領上向前便扯背後數人相推而走美
玉不知何故忙問爾寺爲何將我亂鎖王
中等更不答應不一刻到了縣前知縣端
坐堂上差人將美玉帶到公案前美玉怒
曰大胆知縣爾識巡撫之婿否知縣罵曰
不這奸徒見了本縣還不跪下美玉端然

不動知縣命左右棄了他衣巾推將跪下
便問曰爾是何處奸徒冒認巡撫女婿從
直招來美玉暗思此事無人知覺就是小
姐也認我不出此事却從如裡發作乃強
辯曰我作巡撫女婿來歷甚大爾謂我冒
認却有誰爲証知縣曰巡撫真女婿見而
在此爾尙欲強辨美玉暗思庭瑞已進京
那有甚對頭且我既入院衙又與小姐交

拜不縱然知我是假也只好將錯就錯我自
自有巡撫作主那怕他甚么對頭只是強
辨知縣大怒將兇一拋責打四十美玉曰
我名登虎榜比地却打不得知縣曰我打
的是冒名奸徒快打兩傍皇隸遂將美玉
扯下便打美玉雖然受刑猶望巡撫來救
到底不招知縣拍案曰尔這奸徒不用大
刑那俚肯招命左右即加之杖棍美玉受

刑不遇只得招出真情卻說美玉之僕來
安隨美玉至巡撫衙中正在西廊下飲酒
聞得宅門外喧嘩之聲忙出看時只聽得
有人言巡撫女婿被長沙縣拿去了多官
聞知不解其故各自棄席而散來安慌忙
奔告巡撫時巡撫正在後堂閒坐聞得此
事大怒曰縱有天大事也須稟我何敢擅
鎖我婿即時出合筭一技命旗牌官往提

長沙縣忽夫人自凶出曰尔文欲逼死女
兒耶尔受當今重任爲邊疆大臣尚欲爲
萬民分憂今自己女兒之事尚不能辨其
清濁寧不畏人笑耶今女兒誓守節於庭
瑞不失身於奸人長沙縣鎖拿實我所使
也巡撫聞言仰天嘆曰何罪獲於天使我
生此逆種徒取軍民笑談耳正是

兒女多曲折軍民廣笑談

未知巡撫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回

劉小姐倡和有意詩

張美玉招引無頭禍

方加之以杖文加之以棰既然招出
情由便當制之死地巡撫忽然一寬
真令讀者憔悴

菊英識出面貌來安道破情由乃嘆

日事有一定不可強也若因此使正
心修身何嘗做不得好人

有才者未必有貌有貌者未必有才
故孔子曰才難不其分乎既欲取其
貌又欲取其才違菊秀之外復何取
焉

昔在湖南全然不用文墨今在劉園
開初便題新詩不用文墨到也有榮

有辱既題新詩竟然有辱無榮才藏
美玉之腹猶美玉投於污泥之中矣
可不惜歟

美玉之詩因情而作秀英之詩見韻
而和一則書於粉壁之內一則書於
園牆之外正所謂春色滿園關不住
一枝紅杏出牆來

庭瑞與菊英在吳江一倡一和何等

情景何等安閒美玉與秀英在劉園
一倡一和何等寂寞何等荒忙庭瑞
則太然自安科甲聯捷美玉則終朝
不寧杖杖常不理有君子小人之別
於此可鑑矣

話說揚巡撫被夫人一席話說得仰天長
嘆因關自己女兒之事恐知縣掬出情由
治其罪名不便申詳只得取一紙條書敘

字令旗牌送至長沙縣去却說長沙縣正
欲將美玉收監忽見巡撫旗牌到來手中
執一紙條交上公案知縣看時只見是一
行草書畧曰

奸徒罪大柰事關本院從輕恕之

知縣看畢然後旗牌乃退那美玉跪伏堂
下見了旗牌只道巡撫與他作主不料未
及井言遂去正不知何故知縣曰尔這不

法奸徒本欲決尔死罪今楊大人將尔饒
怒嗣後務要痛改前非休得自悞了性命
美玉叩头而退因被杖棍傷了只得以手
就地匍匐而出到了頭門正遇童僕來安
扶持而行安曰僕自廊下飲酒聞得相公
被縣差鎖去僕即荒忙告知巡撫巡撫大
怒王欲令旗牌官來提知縣又被夫人阻
住却原來是小姐認出相公的面貌來了

對夫人說和故使人到縣中叫了差來的
美玉聞言仰天嘆曰事有一定不可強也
我復有何面目再轉公館可到前面東嶽
廟中暫歇尔可去到寓所收拾鋪蓋併將
前日老夫人私下送來的金寶緞疋俱撿
拾可即每一快船俟候便請一小轎來接
我來了正言間已到了東嶽廟前來安扶
到大殿上座下來安即抽身至公館一一

收拾無了船隻即請了小轎到東嶽廟來
接了美玉下船即行開船美玉心中悶悶
不樂來安乃曰雖然未得小姐也得了許
多金珠緞正筭來不暇千金難道取不得
一個美貌佳人不成美玉曰我此番若不
娶一才女有何面目回家不如將這些物
件帶往蕪州求娶一佳人便了於是主意
既定乃順水而下直抵蕪州租了公館歇

下令人各處訪求女子務要才貌兩全者
此話一出各處有人說媒但所說女子亦
皆貌常有才者未必有貌有貌者未必有
才一日有王媒婆說桃花塢有一呂宅其
家有一女子年十六歲最善詩歌十分美
貌只是要身價銀五百兩方可美玉聞言
大喜曰只要人才兩美何惜千金媒婆曰
誠如是老身明日相邀同去看看包管相

公巾意便了美玉先諾媒婆辭去明日復來邀了美玉同往到了桃花塢只見家家門首立着少年女子穿紅着綠倚門而望及到了日宅坐定有一老兒送出茶來茶罷那媒婆抽身入內過了許久見幾個老婦與媒婆帶出一個少年女子來那女子週身濃妝却也有幾分姿色見了美玉便以目送情美玉暗想此女顏容雖可却不

像閨門女子且說他小學如何遂曰昨聞王媽也盛稱大才善於詩歌諸將胸中錦綉畧可一二以廣我見聞那女子更不推辭遂以口歌手舞其歌竟是曲文美玉曰我非愛歌妓所愛者文才也媒婆曰相公既見其一必知其二他最讀得書多豈不能文如若不信當面見功便了美玉曰既能文請以今日爲題乞作佳句女子曰妾

自幼讀詩未存見過這個題目只是那題
人影上有一句曰今日歸來兩文晴可是
真否媒婆接口曰相公此女在薊州城中
算得有名談今博古無人可及如今才貌
俱見果然好麼美玉曰我要他作新詩那
要他講舊文言訖遂欲起身那媒婆扯住
曰相公不要看高了眼色我薊州也算得
中華勝地要取這樣女子却也難得不要

當面錯過了姜女弄得不耐煩乃曰女子
我已中意明日回話便了言訖遂起身出
了日宅走過幾家將欲轉灣忽有幾個女
子拖拖扯扯弄得美玉進去遂將美玉迷
立這一時高興起來把幾個女子一看搖
頭曰有好的喚來衆答有須臾只見方纔
日宅那女子自後而來見了美玉抽身便
走衆女叫曰日桂姐有客在此美玉笑曰

過間已會過了正欲起身忽有一人衙捕
打扮自外而來見了美玉便作色曰尔是
何人清夫白日來此何幹美玉曰我在門
首經過被他捫扯進來的那人指美玉曰
你若是好人總不到此地來同我前去見
官乃從腰間取出鎖來將美玉鎖了出來
美玉到也有口難分只得款我是失路之
人入了他的圈套來大哥見憐乃從身上

取出白銀幾兩交與那人曰這有幾兩銀
子送與人哥茶費那人撈過銀子遂開了
鎖曰看銀子分上饒尔去罷美玉轉到寓
所悶悶不樂來安只道他看女子不中那
知他屯許多緣故靜坐公館納悶不過一
日天氣晴和令來安帶了文方四寶出東
郊游玩時正暮春傍花隨柳約走了十餘
里見有一村庄頗覺庶富右邊有一大廈

門曰直書劉府一序傍有一花園十分美
麗園門大開美玉與來安同入方觀花但
見奇花百種盡皆開放妙不可言又有彩
樓畫閣閣下有魚池池邊青石欄杆忽見
一羔文立於池邊觀魚又有一婢手執羽
扇倚欄側立那女子探摘一枝桃花撚於
手中指東畫西笑容可掬美玉潛於花叢
中仔細一看果有沉魚落性之容閉月美

花之貌忽有一典先望花叢中潛入那婢
女檢一瓦片望叢中拋來美玉將頭一剎
那女子見有人在花叢中便退入花簾中
去了美玉立起身來高聲戲吟曰

姐手撚花枝花枝與姐聞

姐貌果羞花花應落姐後

吟罷那婢女曰小姐在此看花了是何人
亦敢擅入花園美玉正欲回言忽聞簾內

低聲喚春香那婢女亦進簾中去了美玉
趣極乃取筆向閣下粉壁上題一絕云

花園得趣興將狂先有嫦娥到畫堂
春色滿園堪共賞何須簾內避張郎

吉水張美玉題

無畢唸了一偏自覺有趣忽一人自外而
入叱之曰尔是何人擅敢入此花園可速
出去弄得美玉沒興而出原來這劉府乃

是本朝章師劉伯溫之後見有一告病官
員劉元輝在家向爲雲南布政其子劉忠
年纔十九歲已欽點翰林學士見爲太子
師這花園內女子即劉元輝之女秀英也
其父每爲議婚必使女考即才凡數十次
竟無可及者無知少年必使婢逐打受辱
者常多是日與婢春香游於花園見了美
玉便潛入珠簾內覷見美玉眉清目秀丰

白三三
因僕正與將美玉叱出乃移步至壁間看其詩句因想其情欲和其韻又恐他人知覺不雅遂使婢以水洗去其詩却自匙一絕和之無罷又將美王之詩用紙抄了再讀之愈覺有情乃嘆曰真奇才也又復想我這花園牽長開鎖此生縱然復來又如何得進花園這詩句題在此間豈不明珠

暗接了乃復使婢抹去却携筆視出圍牆外來將和詩寫在牆外卻自轉綉房去了再說美玉被正與叱出心中唸七想着池邊美人於路詢知其家是世宦見有劉元輝老翁在家當時轉到寓所明且文要復往其僕來安諫曰此等地方一之已甚豈可再乎美玉曰非尔所知也這樣人家有這樣女子其胸中必有才學我已題詩在

園中料此女必憐而和之昨日雖然被他
逐出此乃無知小人何必介意我此番復
去或見了他家老爺與及池邊美人我便
以才學動之於是美玉復游於東郊到了
劉庄日已近午走到花園門口只見園門
緊閉美玉乃達牆散步只見牆上有詩一

首其詩曰

詩家嘗心謫僊狂誰覺仙風到草堂

惟有芳桃能自艷齊心靜俟看花郎

簾中女題

美玉看罷大喜曰此非池邊美人和我之
韻耶乃取筆科一絕云

一覩僊容魂散滿腔心事誰知東瞻
西盼竟差遲粧聾作啞如痴

寫畢自語曰今觀此詩足見其才與意也
不科我美玉也有這個奇遇又日庭瑞庭

瑞尔月下才女未必勝我池邊美人矣正
自樂處只見天上陰雲密佈雷電疾作來
安曰雨來了可回去罷美玉亦忙轉身於
路且思且走不意風雨驟至又無處可避
淋得遍身透濕不題却說秀英小姐自從
和詩之後寤寐皆想着着花書生又不知
他題詩後曾復來否正尋思聞見書房辟
上掛有一副書生衣巾遂生計曰以才憐

十情所動舍何區區守此俗規像將衣出
假扮男妝手執小扇出耳門而出往城中
訪美玉臨出門時暗囑春香勿語却說劉
元輝偶自散步來到圍牆外忽見牆上有
詩數行看了大怒又見有詞筆跡不同乃
歸問其妻景夫人曰汝女與誰有私耶夫
人曰是何言也元輝乃將牆外之詩告之
夫人不解乃問婢女春香春香詐推不知

夫人罵口使承伏侍小姐理宜侍坐隨行
敢推不知么我且問尔小姐何在春香亦
推不知夫人怒乃以鞭撻之春香受撻不
過乃直言花園始末併及男妝訪美玉之
事去人急得面如土色元輝乃至秀英妻
房中搜出美玉詩句乃大怒曰我家恒代
替纓豈容此辱女壞我家聲遂正衣冠打
簡直抵吳縣使僕接帖入內吳縣曰行出

迎至後堂坐下元輝乃將將園之事以及
美玉題詩之散又言美玉拐誘女鬼坡給
私舍求縣主作主欲除滅女鬼於是縣主
即癸火愈差人捉拿美玉元輝乃使僕正
興同往捉拿正興領命與公差合在一處
向各處尋捕去訖元輝乃辭歸心中悶悶
不樂夫人私問隨僕乃知元輝欲除滅女
鬼遂使人知會正興要賣個眼色不許提

拿女兒正興得了這個消息又恐違了老
爺之命思索問只見一書生挨身而適視
之即小姐秀英也因思老爺夫人親不過
自己骨肉無非一時之氣不如賣個人情
免得他日埋怨回顧公差尚遠乃拉住小
姐低聲曰老爺已告知縣主着公差
良拿題詩人與小姐了可速避眼前之風
分英聞言遂望南而逃不題却說美玉自

後見了堵外詩何而獲至珍正有情不予
乃出門外各散又欲往東郊探後等備無
計可以進身忽見前日花園內叶罵的家
人帶着公差而來見了美玉便鎖正是

方思劉府無由入誰覺公差有意來

未知美玉如何且聽下文分辯

第七回

朱子階劉忠得夢

城隍廟張宏殺身

南昌縣一鎖一杖長沙縣一杖一棧
桃花塢一鎖一放今吳縣又一杖
杖此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

張宏藥博在第一回中劉忠殺宏在
第七回中遙遙報應自然而然人生
奸誘丁个畏哉

張宏藥博自衡才編中出現張博爲

紳自劉思夢中出現可見陰陽交關
有奇冤自有奇報世人何必擔憂
美玉不死於江有不死於湖南乃死
於吳縣之獄張宏不死於水不死於
藥乃死於劉忠之刀其父子之間死
則同時人恨其不早孔子曰死生有
命出此觀之均非正命也

此處爲張縛報仇一大結局又爲美

王爺娶一夫結局輕輕一回之中消却無數大恨

今人祭禮多以猪鷄魚三牲今劉忠祭城隍却以張宏爲猪傍用鷄魚配之於中省得猪價數金可謂省一熱鬧

張博乎日爲善今劉忠殺人以爲余其亨之乎從古至今去有用此儀禮

者吾當爲之一笑

秀英一女子乃敢千里而訪美玉美玉一男兒竟不能一番而娶嬌容秀英隨機應變全無半點憂慮美玉嘗遭杖棰竟無一毫生氣豈人爲哉實天遣耳

却說美玉被公差鎖了扯起便走美玉正不知何故乃罵曰尔這狗才只怕拿錯了

人我是江右張相公先拿我那裡去公差
更不答應只扯他走不一時已到縣前公
差入內投到知縣即升堂左右將美玉帶
上跪於地下知縣曰我看尔學問不凡等
得當時文人正當志心科第何得在此閒
游劉府花園豈尔散步之所况敢於小姐
眼前賣弄筆墨更且拐誘小姐罪在必誅
我今憐尔青年秀士不忍加刑尔可將小
姐暗自放出不便速還江右無得在此久
留美玉叩頭曰此事甚冤學生偶步東郊
誤入花園題詩之事實有若小姐踪跡學
生實出不知且劉府官宦人家閨門甚緊
學生有甚術法能拐誘小姐求父墓作主
知縣怒曰我憐尔尔尚不知尔與小姐兩
下有意且尔二人之詩現在此間尚敢朦
朧推托麼他乃閨中小姐從不出閨門今

日因何不見曰道尔是個好人却原來是個奸匪可速招上免受刑法美玉曰冤枉難招知縣大怒遂杖二十亦不招乃加之棧棍美玉受刑不過只得含糊招曰小姐是我拐了已先往江右去了知縣乃將美玉收監然後使劉僕正興往江右大路追回小姐連追兩日不見踪跡只得自己轉身却說美玉之僕來安因美玉被吳縣鎖

去不到縣前打聽方知其由奈又在向堂審問不得進去未及片時遂將美玉收監來安至監中會了一面即行轉到公館將所有物往盡行封金乃出白銀百兩交付房東託其代送監飯自己却收拾鋪蓋星夜奔回吉水不尚半月已到見了張宏具言美玉招禍之由張宏聞言乃大哭曰吾年已半百只有此點骨血倘遭不測奈何

遂多帶金銀與僕中常同搭船望蘄州而
下不題却說劉元輝之子劉忠在京青年
學博議論有方帝甚愛之四月初遂欽點
爲福建巡撫忠謝恩出朝即時收拾起身
望福建進發由水路而上不一日船至南
康遂灣於朱子階內歇宿忠夜天畢步出
船頭但見冷風習習畧有星先須臾入舟
乃伏几而卧忽報福建王到忠整衣出迎

王入船艙忠納頭下拜王命持入扶起賜
坐於側忠偷眼看王但見王相貌魁梧威
然可畏主以手綽烏鬚微矣曰足下青年
科第今則遠在边疆真乃世之豪傑也忠
曰臣不學識未充妄竊利甲今蒙聖恩使
爲福建巡撫因一時失計妄授此重在諸
凡事務乞大王指示王曰少年學博苟爲
封疆大臣正堪輿胸中之英才而老夫亦

得仗足下明威志曰大王謙尊而光易道
昭矣請問駕自福建及此將欲何往王曰
奉帝命爲福建王尚未到任亦將起程乃
從袖中取出一白圭付劉忠曰此即爲政
之道足下不可輕之忠拜受王乃起身辭
出忠拜送去訖忽然醒來乃是南柯一夢
時已三更忠甚奇之回顧袖中果有白圭
一塊長尺許上有刻文橫列三字曰衡才

編讀其畧曰

余姓張名博衡才郎號也世居吉水
今上三十八年秋九月丙寅日與族
弟張宏自蘓返舟宿甯內宏起狼心
以藥絕我命凡三年困守冥中上帝
以忠厚見憐勅爲星子城隍又三年
陞南康城隍今隳福建城淫矣九十
有五年合免未神今心數已終期日

辰刻收中大舵之舟旋泊江心祈即
獲之以消余恨

劉忠着畢十分驚奇乃曰既者如此奇案
敢不爲之分斷是夜竟不能寐乃秉燭獨
坐天色微明南康城中文武官員皆來問
安忠謂南康府曰今辰刻有失船之艦過
此敢煩貴府受我捉拿南康府領命即發
救隻船於江心以待失船之艦忽見一

大船從上流而來被一陣旋風將船吹到
曰千石土把那舵打得粉碎船既無舵便
隨風吹轉這些魚船一齊推到那船邊不
由分說便將那船推進朱子噹來南康知
府凶復劉忠曰再煩貴府將那船上人
一既拿下近有一緊事欲借貴府公案結
斷知府領命即將那船上十餘人盡行拿
下便使三班六房往迎劉忠忠月帶了白

圭打道進城知府接進堂上劉忠即升堂
知府信坐於側那一船人面面相覷竟不
辨何爲左有將諸人帶上跪於階下忠厲
聲曰張宏尔知罪否一人應曰無罪忠曰
可將應無罪者帶上餘皆起去衆人聞言
各自去了惟一人伏地不起忠問其由乃
張宏之僕申常也於是將應無罪者帶上
跪近案前忠問曰尔是張宏庶者忠厲聲
汝何以至此答曰特往蕪州路過此問忠
曰尔可將平生所爲從直招來宏曰小人
世居吉安貿易爲生別無所爲忠曰尔同
里有一張博否宏答曰已去世多年忠曰
尔見他死否問到此處宏乃失色免強應
曰如何不見他耶死在朱子階內忠曰尔
如何知道宏曰有個緣故小人與他同船
自蕪州歸不料船到此間霎時無病而死

忠曰今有人告尔藥死張博尔可從直招
士免受刑法宏心中自虧口中却強乃曰
居我者是誰忠怒曰又服昭昭豈容尔謀
才害命耶尔要對証雖臨死之日可以得
見不用刑法料尔不招遂將案上簽同拋
下地來左右將宏推下其僕申常跪上願
以身替責忠怒命將申常逐出這張宏受
責滿杖猶不肯招劉忠謂南康府曰昨夢

神賜白圭可以爲証遂從衲中收出自圭
與知府看却命左右用大刑知府看了自
圭謂宏曰事已顯然何得強辨自取刑苦
時左右已將挾棍夾在張宏脚上只未收
緊宏曰錯死亦不屈招忠命收緊挾棍亦
不招再收三分宏大叫求寬願招忠曰尔
且招了再寬宏受刑不過只得將藥死之
申一一招上忠命放開挾棍即行鎖入日

車忠遂用硃筆無判語云

審得張宏於今上三十八年與張博
自棗州歸船灣朱子階內宏起不良
之心因謀張博之財遂害張博之命
張博含冤十有五年矣其正直之氣
感於天地故天命之爲神得降白圭
授忠以鳴宏惡今神像現在閩疆忠
當戮宏於神前以謝神嘯

這判語曉諭張掛府前時南康城中人人
皆來觀看無不切齒罵宏惟其僕中常見
了判語十分驚恐且說劉忠即趨下船命
將日車帶下到了船上即命開船由帶却
尔觀生死趺上船來向囚車跪泣宏在囚
車內泣囑之曰我已如此必不能復生尔
可打聽吾見消息倘有不測我書絕矣今
辱來卒蒙忠厚必不負我心到家時雖善

事主母別無他囑中常泣曰主人不必憂
心僕願以身代難遂跪向劉忠面前曰主
人有罪小人願以身替雖萬死不辭倘老
爺不易我主人我亦不能獨生便請先死
於室下決不眼見我主人受罪忠慰之曰
涵問尔跳上船二本欲重責因憐尔是個
義僕故不忍見罪尔主人謀財害命罪狂
必誅尔如何替得尔欲自死於此豈不負

書尔主人託尔後話到反爲不美不如去
罪中常只是叩頭哭泣忠命左右將他推
上圻來却自開船望福建進發不題這中
常只得歸家將此事報知主母主母開知
夫被囚子被監憂悶成疾幾口遂死中常
只得安葬畢復往蘓州打聽美玉消息不
題知說劉忠到了福建上任畢乃往各廟
行看及全城隍廟祀畢仰看神像大驚因

指謂從人口此城隍即我夢中所見者回
顧廟貌維新十分華麗當下回衙明日乃
用一楮架將張宏脫去衣裳縛於架上使
二人打抬親自送至城隍廟來時閻屬又
武俱在廟中同候劉忠到了敷上座於東
旁將張宏正中放落忠問宏曰尔識此裨
否宏卸頭一看更不答應但見七孔流血
滴於地下忠命割其兩耳宏大叫如殺豬

狀又命割其兩狀副其舌橫然後搗其首
級以朱罌乘之獻於香案前左右以鷄色
伴之是爲三牲劉忠乃起身與多官一齊
行礼祭畢命將宏屍棄於河中各自回衙
忠將此事修本進京併將白圭解獻不題
却說吳縣知縣將美玉收監後士補小姐
不着正要提美玉審問忽見禁了慌忙來
報說監內重犯張美玉今早身故知縣聞

報驚曰小姐未獲該犯已死如之奈爾遂使人告劉元輝却說元輝正在家中繡閣忽在京報至報其子劉忠點了福建巡撫於是心中大喜忍又有知縣使人來說美玉之事元輝曰此等奸徒復其死不早也我那得女聽其自去優了使人將此話回復知縣遂將此事接下却說張宏之僕中常來到棹川時美子已死多時了中常只得覓車美玉屍身用好棺木乘了般回家

中時家中奴婢四散財帛一空只有重僕來安獨守守中中常傷感不已遂葬美王既畢有自根建來者詢知張宏之故只得請僧追修凡四十九白既畢乃將其家庄田均分與張姓貧戶遂與來安同隱於巫山寺爲僧後皆化身成佛此是後話且說秀英小姐逃出南門進退無路又恐家人

看見只得隨路奔逃因思美玉才貌世所
罕有況且有意於我豈非天賜不如先往
江右待他未嘗不可但是現人看奉捉拿
倘一旦拿獲到也臯白難分正思慮間文
自解曰然以張生之才亦尔至於殃及其
身於是主意既定遂決意往江右日喜手
上有金鐲一對足爲路費恰遇一回頭轎
子往九江的秀英乃以銀數兩僱了此轎

生到九江筭還了轎資遂去轎而行天及
數甲脚已疼痛欲再請轎又無處去請正
無可奈何只得在亭子上打坐中時忽有
二人亦來亭上歇息秀英乃起身問曰兄
等是那裡人氏因何到此苗人曰我等是
湖南人氏乃同胞兄弟也姓危名德弟名
爽俱在廵撫衙門走動今春天人蘇州公
幹回來的語問相公尊居何處秀英陞口

答曰我乃吉水人也德曰相公吉水者似不
州人氏秀乃隨口答曰我自切隨父在魚
州讀書所以声音相似德曰請問高姓秀
詐曰姓張重同曰貴鄉有一張庭瑞老翁
相必與相公相識秀英曰尔門他則甚雪
曰此人與文相善故問之耳秀英乃微笑
德曰莫非歛是相公秀英笑曰既然相善
何反不識尔問我何事德曰同聞相公高

中今何不在京會試秀詐曰適從京都轉
身今日船到此間被風浪所害幸得小船
相救幾乎性命不保矣今孤身在此將欲
起坼反舍二人齊告曰我有一船往湖南
云酌到得蘆溪今阻風在此相公何不順
便搭我船去秀英聞言大喜正合往張生
家路途乃曰既承二位相愛足感盛情矣
於是遂與危德兄弟下船時南風巴息卽

行開船望土流進發危德兄弟譌以秀英
爲處瑞在船十分微重乃空一床好鋪蓋
與秀英睡兄弟却做一床於是說七英笑
德曰相公還計得英城河下楊小姐麼秀
英不解乃曰我不知其楊小姐雲曰相公
好負心也小姐自從那晚與相公和詩訂
約後轉到衙中時時切念相公只望票門
大人以成好事不料大人見怒將小姐送

下古井幸得王大爺救出避難於村中後
又有山賊劫入村中小姐奔賊難又被大
人看見以車載回却又有一段緣故左右
與相公說了罷正走

自己憂思大別人故事多
未知說甚緣故且听下文分解

第八回

說新文絕斷劉園約

講道德掩倒吳江盟

秀英本欲往江右以俟美玉不料往
湖南而遇菊英菊英本欲守深閨以
俟庭瑞不料遇秀英而譏庭瑞事奇
而文亦奇

秀英訪美玉是以女求男菊英訪秀
英是以女遇女女求男未見情入女
遇女偏逢敵手

非美玉之詩何以見牆外之詩非瑞
外之詩何以起元輝之怒非元輝之
怒何以至美玉之死非美玉之死何
以絕秀英之念一處緊逼一處一層
裏換一層乃至有湖南之行矣

蘭英善男粧秀英善男粧菊英亦是
男粧同一男粧也蘭英則志在功名
秀英則爲詬美玉菊英則欲辨庭瑞

其志各自不同真令讀者快目
秀英是一假女婿菊英是一假公子
菊英欲察秀英之假秀英則先知菊
英之假此秀英之所以勝菊矣故孫子
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美玉在院衙全冒庭瑞之名秀英在
書房却不用庭瑞之名菊英欲辨其
非庭瑞秀英去新其非公子秀英真
有勝人之才矣

危德謂張生死於獄秀英大驚也後
則思別圖秀英謂庭瑞死於獄菊英
大驚也後則難改志菊英之爲難又
甚於秀英矣若使秀英遇美玉於吳
江之船亦必題詩訂約今聞美玉死
未必安心別圖矣

話誌危雲謂秀英曰還有一段緣故左右

與相公說了罷秀英曰願聞雲曰正尸間
有一人不知何處奸徒冒了相公名字到
我大人衙中前來就親相公在吳江與我
小姐倡和的詩句他竟一概知道我捫大
人原不識相公尊容竟被那奸徒冒認了
成親之時在洞房中被我小姐識出面貌
使婢稟知夫人夫人大怒即着長沙與鎮
拿奸徒審問正要定他死罪奈我大人不

忍遂令知县將他放了可憐我大人夫人
與小姐爲着相公一人做了幾多故事相
公却將此事拋開一邊安然自圖功名好
負心也秀英聞得此話引動自己情田不
覺揮然淚下德曰相公不必傷心我大人
將欲使人造府請相公就親因恐相公進
京去了故未請耳今幸相遇於此敢請相
公同往湖南早成好事秀英聞言暗思那

吳江小姐所遇的張生莫非是花園的張生但此等人物不可多得必然是他無疑矣乃詐應曰我自京轉必須回家告知然後方可應召危德應諾自此更加敬重坐間但見秀英面帶憂容危德曰相公在此寂莫待我說個新文與相公解悶秀英曰願聞德曰蘓州城外東郊有一劉元輝老翁的小姐與婢女在花園內看花有一書

生與相公同姓因尋春入他花園見了牆小姐就寫詩一首那小姐即將他詩句這去又在圍牆外寫詩和他次日那小姐就不見了劉老翁見了牆外詩句便大怒將此事報到吳縣即拿那書生到案問那書生拐帶小姐那裡去了把他強打屈招收監未幾日遂死在監中那小姐竟無虛尋跡這事奇也不奇秀英聞得此話大驚

白三九
失色其得免強應答自思張生既死我復
向往但已至此無家可歸不如請此二人
杭會往湖南一走且那小姐是有才之人
又與我一樣心病必然同病相憐或者可
以安身亦未可知主意既定不一日船已
到了鹿江秀乃假意與危德兄弟作別德
曰相公欲回府得着舍弟相送到府上打
住兩天原與相公來此我便在此等候回

往湖南便了秀英曰既承相邀就此同往
湖濱便了我當存封書信回家乃假意上
岸斤時即上船來危德兄弟大喜遂開船
望芹溪一路而來及到湖南危德先上岸
見了楊巡撫繳了公文乃稟曰小人奉差
到蘓州轉身九江遇着大老介女壻在
京會試回來小人敬請他到此今現在船
上請候示下巡撫聞知大喜重賞危德兄

弟乃入內將此話與夫人說知夫人大喜時梅香在側聞知此事忙報知小姐時菊英小姐正在觀書听得这个消息乃喜曰天不負我志也乃囑梅香曰尔認得張郎可往觀之梅香領命而去却說楊巡抚一面使危德兄弟及家丁用衙轎迎接女婿到衙門大開煖閣接進內衙巡抚與夫之起身相迎秀英却從容下轎行礼問飄臨

雅愛礼畢請坐於東傍秀英欠身曰小生寒窓中久慕老大人盛德今得晤明威實三生有幸也巡抚曰老夫幼而无孝壯而無述今則老之將至耳蒙圣恩謬付边疆重任賴国運安寧得以自樂然才实不稱職如廷下青年李富真乃後生可畏今幸遂臨敝衙得以点我迷津此老夫之大幸也秀英曰小生碌七庸才但願朝夕蒙訓

大人無自謙也。巡抚曰：老夫年已八旬，苦無子媳，孤生一嬌女，年已十六，願配足下為婚。未審尊意如何？秀英暗思：只要見了他小姐，自有主意。權且應之，乃曰：既蒙大人謬舉，謹當如命。只恐穹鄉下儒，恐有等小姐耳。正話間，內已設席，遂請秀英飲酒。巡抚親自相陪，席間高談濶論，對答如流。巡抚甚奇之，飲罷，命僕送秀英至書房中。

歇下，却說梅香領了小姐之命，來到廂。覩見秀英面貌，不是庭瑞，聞其聲音，亦不是。乃入告小姐曰：此生又不是庭瑞，但其貌不在庭瑞之下。今老介令人送到書房去了。小姐何不假扮男粧去一試，使知明白。免得再如前番之事。菊英大喜，換了男子衣巾，望書房而來。先使梅香通報曰：少介相候。秀英聞報，暗思：適聞巡抚自言無

子又有什么少介此必小姐假扮男粧來
試我也乃出迎接入內禮畢分賓主坐梅
香立於菊英傍邊秀英指之曰盛介請便
容伸一言菊滿面通紅以目視梅香梅香
乃退秀英曰蒙合尊翁以合妹下配於愚
愚已允從適退入書房有人言合妹旧在
吳江黃夜與人聯詩訂約後為合尊知竟
欲以家法治之合妹奔避村中又因賊難

奔逃為合尊捕轉不期又有奸人假冒庭
端前來就亲竟中其計直到洞房方為合
嫁察出將奸人着縣治罪此事果有之乎
菊英見他不是庭端正欲盤問不料秀英
反說出這段情由只得答曰有之秀曰誠
如是合妹寧無愧乎菊曰舍妹自幼讀書
詩才殊絕於人當時盡稱為才女旧在吳
江偶觀風月適聞庭端高吟因其詩詞清

新知其爲當世竒才也才逢木能不留題
於光風霽月之下乎是故舍妹亦和其詩
二才景同而詩合是以才憐才而有以約
也以詩而究乎性情豈凡夫俗子所能誠
哉家君過於剛烈實一時之怒也幸天不
絕人願故舍妹得以旋歸奸人妄冒之由
亦家君失認之過也舍察也出奸冒更不
至於失身由此觀之舍妹不徒爲才女可

謂烈女中之竒女也復何愧焉秀英乃笑
曰吾聞有才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行令
妹既讓詩書自負才名必當尊孔孟之訓
守朱程之規且教養婚配事由父母社義
廉恥修自身心家庭有堂室之別男女有
內外之分此教者雖穹鄉下邑凡夫俗子
所共知也令妹乃宦家子女聖門賢才自
當守正惡邪謹靜深閨方爲有用之孝也

乃因一詩而動心不以男女分別自負一
脉之微才見人以為知己聞言以為至交
遂不履礼义廉恥竟以終身自約不思尔
有父母任意施为雖凡夫俗子未必如是
足乃以才名加之則古今之才尽成不美
之名耳令尊翁侃以剛直豈能容此兄又
以尊翁为过是兄之大不孝也夫为烈女
者身虽女子志勝男兒謹言慎行以竹为

王令妹既自矢于庭瑞又違命于父母遇
好人而不早察事臨時而後變面種種事
端豈烈女之規模也堂上交拜萬民共知
洞房合卺三楚相聞兄反以為未失身豈
必欲共枕同衾方為失身者乎兄以烈女
歸之烈女中未嘗有如此之事也越之西
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子姜善美者
不能掩其醜事已如是豈舌辨所能掩乎

這一席話說得菊英滿面羞極無言可對更不好問他姓名遂欲起身秀英一把扯住曰令尊羽以令妹許我我與庭瑞如何菊曰家父只道尔是庭瑞尔既非庭瑞何得月各至此秀英曰庭瑞已死兄尚不知菊英聞言大驚曰尔何以知其死秀英曰我在蘓州聞得庭瑞在東如劉府花園內與一小姐和詩後爲劉老爺知覺卽行

告到吳縣知縣將庭瑞收監未幾日死在獄中此事貴署公差危德兄弟盡知菊英听了這個消息受驚不小急欲問危德虛實又起身告辭秀英又扯住問曰與兄談論罕天未曾請教高姓大名菊英曰我乃楊巡撫之子尔尙不知耶秀英曰適問令尊翁自言無子然則令尊翁謫我時菊英受逼不過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

氣似湧泉關不生語如句胡
未知菊英如何且聽應回久爲

